

魯迅選集

第三卷

鲁迅选集

第三卷



20950745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950745

鲁迅选集(第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 282,000 开本 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14 $\frac{5}{16}$ 插页 2

198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500

书号 10019·3568

定价 1.35元

DL 90/17

目 录

《二心集》序言	1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7
习惯与改革	36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39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43
我们要批评家	51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54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58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61
上海文艺之一瞥	67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85
沉滓的泛起	97
宣传与做戏	101
知难行难	103
再来一条“顺”的翻译	106
“友邦惊诧”论	109
答北斗杂志社问	112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114

我们不再受骗了	118
论“第三种人”	121
“连环图画”辩护	128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135
《自选集》自序	139
祝中俄文字之交	143
听说梦	151
学生和玉佛	156
为了忘却的纪念	158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171
谈金圣叹	177
经验	181
谚语	184
沙	188
上海的儿童	190
“论语一年”	192
小品文的危机	200
偶成	204
漫与	207
世故三昧	211
谣言世家	215
火	218
作文秘诀	221

捣鬼心传	226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229
《伪自由书》前记	239
逃的辩护	243
崇实	246
电的利弊	249
航空救国三愿	251
不通两种	254
赌咒	260
从讽刺到幽默	261
从幽默到正经	263
“光明所到……”	265
现代史	268 ✓
推背图	270 ✓
《杀错了人》异议	273
中国人的生命圈	277 ✓
言论自由的界限	280
文章与题目	283
新药	286
“多难之月”	289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	292
王化	295
天在地下	298

保留	301
不求甚解	304
《准风月谈》前记	307
夜颂	310
推	312
二丑艺术 ✓	314
偶成	316
“抄靶子” ✓	318
“吃白相饭” ✓	321
华德保粹优劣论	323
华德焚书异同论 ✓	326
我谈“堕民”	329
查旧帐	332
“中国文坛的悲观”	335
秋夜纪游	339
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341
爬和撞	344
帮闲法发隐	347
由聋而哑	349
新秋杂识(二)	352
同意和解释	356
关于翻译(上)	359
关于翻译(下)	362

礼	365
吃教	368
喝茶	371
重三感旧	373
黄祸	377
野兽训练法	380
女人未必多说谎	382
批评家的批评家	385
漫骂	387
过年	389
✓ 古人并不纯厚	391
清明时节	394
小品文的生机	398
读几本书	401
✓ 一思而行	404
✓ 偶感	407
论秦理斋夫人事	410
倒提	413
✓ 玩具	419
“此生或彼生”	422
正是时候	424
“彻底”的底子	426
知了世界	428

算账	431
看书琐记	434
看书琐记(二)	437
趋时和复古	439
安贫乐道法	443
看书琐记(三)	445
骂杀与捧杀	447
读书忌	450

《二心集》序言

这里是一九三〇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

当三〇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语丝》^{〔1〕}和《奔流》^{〔2〕}，则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衍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个《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3〕}。所以在这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

此外还曾经在学校里演讲过两三回^{〔4〕}，那时无人记录，讲了些什么，此刻连自己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讲的题目，是《象牙塔和蜗牛庐》。大意是说，象牙塔^{〔5〕}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现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连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经没有了；不久可以出现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蜗牛庐”^{〔6〕}。蜗牛庐者，是三国时所谓“隐逸”的焦先曾经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约和现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无衣，无食，无言。因为那时是军阀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残喘。但蜗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没有文艺，是一定的。

这样的话，真可谓已经大有蜗牛气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给我批评，说我的那些话使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没有敢讲共产党的话的勇气。^[7]谨案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而不讲，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视。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蜗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8]的幸福了。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说^[9]，在所谓“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纷纷的宣传起来，新月社^[10]的批评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有些报纸，还拾了先前的创造社^[11]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话，讥笑我为“投降”，有一种报则载起《文坛贰臣传》^[12]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

卢布之谣，我是听惯了的。大约六七年前，《语丝》在北京说了几句涉及陈源^[13]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们的话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发表过“现代评论社主角”唐有壬^[14]先生的信札，说是我们的言动，都由于莫斯科的命令。这又正是祖传的老谱，宋末有所谓“通虏”，清初又有所谓“通海”，^[15]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许多人们的。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至于“贰臣”之说，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试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诽，“臣罪当诛今天皇圣明”^[16]，腹诽就决不是忠臣的行径。但御用文学家的给了我这个徽号，也可见他们的“文坛”上是有

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Franz Mehring)^[17]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18]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但后来却未必“外御其侮”^[19]。例如同是军阀,就总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难道有一面是无产阶级么?而且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分子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掲載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附在末尾,因为电

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已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还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编讫并记。

〔1〕《语丝》 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〇年三月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

〔2〕《奔流》 文艺月刊，鲁迅、郁达夫编辑，一九二八年六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出至第二卷第五期停刊。

〔3〕《萌芽》 文艺月刊，鲁迅、冯雪峰编辑，一九三〇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从第一卷第三期起，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一九三〇年五月出至第一卷第五期被国民党政府禁止，第六期改名为《新地月刊》，仅出一期即停刊。

〔4〕 作者一九三〇年在上海各大学讲演的情况，据《鲁迅日记》，这年二月二十一日、三月九日先后两次在中华艺术大学讲演，三月十三日在大夏大学、三月十九日在中国公学分院、八月六日在夏期文艺讲习会讲演。各次讲稿都没有保存下来。据当时报刊所载消息和与会者的忆述，前四次讲题分别为《绘画杂论》、《美术上的写实主义问题》、《象牙塔与蜗牛庐》、《美的认识》。最后一次讲题不详。

〔5〕 象牙塔 原是十九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1804—1869）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用语，后来用以比喻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家的小天地。

〔6〕 “蜗牛庐” 据《三国志·魏书·管宁传》裴松之注引《魏略》，东汉末年，隐士焦先“自作一瓜（蜗）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搆火以自炙，呻吟独语”。

〔7〕指上海《民国日报》登载的一篇短文。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八日《民国日报·觉悟》在“呜呼，‘自由运动’竟是一群骗人的勾当”的栏题下，刊载署名敌天（自称是大夏大学“学文科”的学生）的来稿，攻击鲁迅的讲演，其中有“公然作反动的宣传，在事实上既无此勇气，竟借了文艺演讲的美名而来提倡所谓‘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组织，态度不光明，行动不磊落，这也算是真正的革命志士吗？”等语。《民国日报》，一九一六年一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成为该党机关报，一九二五年末为西山会议派把持，变为国民党右派的报纸。

〔8〕“庶几得免于罪戾”语出《左传》文公十八年：“庶几免于戾乎”。

〔9〕左翼作家拿着苏联卢布之说 这是反动派对进步作家的诬陷。“左联”成立后，这类诬陷很多，如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四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刊载的《解放中国文坛》中说，进步作家“受了赤色帝国主义的收买，受了苏俄卢布的津贴”；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上海小报《金钢钻报》刊载的《鲁迅加盟左联之动机》中说，“共产党最初以每月八十万卢布，在沪充文艺宣传费，造成所谓普罗文艺”。新月社成员梁实秋也散布过这类言论，参看本卷《“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10〕新月社 文学和政治团体，详见本卷《“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及其注〔2〕。

〔11〕创造社 著名的文学团体，详见本卷《上海文艺之一瞥》及其注〔22〕。

〔12〕《文坛贰臣传》 一九三〇年五月七日《民国日报》载有署名男儿的《文坛上的贰臣传——一、鲁迅》，恶毒诬蔑左翼文艺运动，特别对鲁迅进行了集中的攻击，如说“鲁迅被共产党屈服”，“所谓自由运动大同盟，鲁迅首先列名，所谓左翼作家联盟，鲁迅大作讲演，昔为百炼钢，今为绕指柔，老气横秋之精神，竟为二九小子玩弄于掌上，作无条件之屈服”等等。

〔13〕陈源（1896—1970）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重要成员。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别的‘正人君子’们”，指现代评

论派的其他成员。他们在一九二五年北京师范大学风潮中站在北洋军阀政府一边，攻击鲁迅和女师大进步师生，当时曾被拥护北洋军阀的《大同晚报》称为“正人君子”。

〔14〕 唐宥壬(1893—1935) 湖南浏阳人。《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人，后曾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次长，著名的亲日派分子。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上海小报《晶报》刊载一则《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引用《语丝》七十六期中有关《现代评论》接受段祺瑞津贴的文字，唐宥壬便于同月十八日致函《晶报》辩解，并造谣说：“《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晶报》在发表他这封信时，以“现代评论主角唐宥壬致本报书”为题目。

〔15〕 “通虏”、“通海” 都是所谓“通敌”的意思。宋代的“虏”，指辽、金、西夏等；清初的“海”，指当时在台湾坚持抗清的郑成功。

〔16〕 “臣罪当诛今天皇圣明” 语出唐代韩愈诗《拘幽操——文王羑里作》。皇，原作王。

〔17〕 梅林格(1846—1919) 通译梅林，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著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莱辛传说》等。

〔18〕 “不满于现状” 这是引用梁实秋攻击杂感作家的话，见《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二九年十月)所载《“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

〔19〕 《诗经》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诗歌三〇五篇，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相传曾经过孔丘删订。“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见该书《小雅·常棣》。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¹⁾

—

听说《新月》月刊团体⁽²⁾里的人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便一翻，是争“言论自由”的文字⁽³⁾和小说居多。近尾巴处，则有梁实秋⁽⁴⁾先生的一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以及在《文艺与批评》⁽⁵⁾的后记里所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从句⁽⁶⁾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这些话，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还在“硬译”两字旁边加上套圈，于是“严正”地下了“批评”道：“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无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新月社的声明⁽⁷⁾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在论文里，也似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组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组织

的，至少，关于政治的论文，这一本里都互相“照应”；关于文艺，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评家所作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的余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说：“……但是不幸得很，没有一本这类的书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简直读起来比天书还难。……现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无产文学的理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字旁也有圈圈，怕排印麻烦，恕不照画了。总之，梁先生自认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这些书既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为一切中国人所不懂，应该在中国断绝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风断不可长”云。

别的“天书”译著者的意见我不能代表，从我个人来看，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单的。第一，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没有，是否能够，还是一个问题。以硬自居了，而实则其软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第二，梁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一个问题。这问题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文章里，便可以解释。Proletary⁽⁸⁾这字不必译音，大可译义，是有理可说的。但这位批评家却道：“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见得体面，据《韦白斯特大字典》⁽⁹⁾，Proletary 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 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至少在罗马时代是如此）”其实正无须来争这“体面”，大约略有常识者，总不至于以现在为罗马时代，将现在的无产者都看作罗马人的。这正如